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秋七月癸巳朔以黔苗擾害民多就食沅州諭免沅州本年額賦及耗羨○甲午諭朕思宗社大計莫如建儲一事自古帝王卽位首先舉行所以重國本定鴻基朕卽位已逾半載未經降旨非視此事爲後圖良以人心不古往往有因建儲太早以致別生事端是以皇祖當日於建儲一事大費苦心皇考御極之元年聖心卽默注朕躬不肯宣布中外傳集諸王大臣九卿特加訓諭親書密旨收藏此我皇考監古宜今寶愛玉成之妙用也今皇子冲幼雖若可緩而國本攸繫自以豫定爲宜再四思維惟有循用皇考成式親書密旨照前收藏此乃酌權劑經之道將來皇

子年齒漸長識見擴充志氣堅定朕仍布告天下明正儲貳之位朕之諄諄告諭誠恐天下讀書泥古者以不早建儲爲疑用是特爲宣曉今日朕親書密旨著總理事務王大臣親看宮中總管太監謹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之後○丁酉諭州縣查勘水旱雜費俱動用公帑毋許派累○署甯古塔將軍都資議覆都統巴爾岱條奏請裁伯都納地方新設長甯縣所募民人附近歸永吉州安插其牛馬雜稅等項交副都統徵收從之○己亥設泰陵官○諭積儲平糶之法原以便民乃聞各省州縣於倉穀出入竟有派累百姓者當出糶之時則派單令其納銀領穀若干及買補之時則派單令其納穀領銀若干納銀則收書重取其贏餘納穀則倉胥大肆其勒抑甚至以霉爛之穀充爲乾潔小民畏勢不敢不領惟有隱忍賠累而已更有山多田少之地產穀無多而該

地方官不能向他處採買但按田畝冊籍覈算發價派令百姓將田畝歲收之穀交倉絕不爲民間計及蓋藏至有十餘畝之田而亦責其承買穀石者在附近居民去倉廩不遠尙可就近轉輸至於遠鄉僻壤離城或百里或七八十里之遙亦一槩令其領銀納穀小民肩挑背負越嶺登山窮日之力始至交納之所而奸胥蠹吏又復任意留難及平糶之日而寫遠鄉村更不能均沾實惠是徒有轉運之苦而不獲蒙積儲之益夫良法美意行之不善流弊種種其作何變通之法使閭閻實受糴糶之益而無有擾累各該督撫大吏當悉心籌畫令有司實力奉行以副朕愛養斯民之意

○免貴州通省本年額賦及耗羨○設蘇州海防道

專管海塘歲修及松太二

屬水

○停稽查歸化城御史○庚子申禁科場舞弊○辛丑諭貴

州古州等處苗眾從古以來未歸王化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如

天之仁特允督臣所請不忍棄置幘幪之外遂因伊等俯首傾心輸誠歸順之切收入版圖使得沾濡德澤共享昇平之福原非利其土地人民爲開拓疆圉之舉也卽如從前所定糧額本屬至輕至微不過畧表其向化輸租之意俟數年之後原欲並此加恩寬免此皇考撫恤苗民之聖心向朕與諸王大臣曾經再三宣諭者詎苗眾生性反覆靡常於上年三四月間騷擾內地並勾引熟苗攻掠城池燒毀村落百姓被其荼毒兇惡頑梗法所必誅是以遣發大兵分別進討剿撫兼施其中肆逆抗拒者或就誅夷或被擒獲而脅從附和之苗寨又各擒縛爲首之犯相率投赴軍前呈繳器械悔罪歸誠軍務漸次告竣朕思此等逆苗孽由自作固王法所當重懲者在皇考與朕視之貝聿天率土皆吾赤子此特赤子中之不肖者耳今身罹刑辟家口分離朕心仍覺不忍且

見在就撫苗眾多屬脅從附和其中尙有並未從逆始終守法之  
各寨均當加意撫恤俾得生養安全因思苗人納糧一事正額雖  
少而徵之於官收之於吏其閒經手重疊恐繁雜之費或轉多於  
正額亦未可知惟有將正賦悉行豁免使苗民與胥吏終歲無交  
涉之處則彼此各安本分雖欲生事滋擾其勢無由况蠲免新疆  
苗賦原屬 皇考聖意朕此時當敬謹遵奉見之施行者也用是  
特頒諭旨著總督張廣泗出示通行曉諭將古州等處新設錢糧  
盡行豁免永不徵收伊等既無官吏需索之擾並無輸納賦稅之  
煩耕田鑿井俯仰優游永爲天朝良順之民以樂其妻孥長其子  
孫苗眾亦具有人心豈有舍衽席而蹈湯火之理至於建立營汛  
分布官兵乃國家定制原以詰奸禁暴安戢善良各省內地且然  
况苗疆險要防範尤不可不嚴且設兵之意所以禁約漢奸播弄

構釁又以查察熟苗私入句引朋比爲奸非特以新附之苗爲不可信而以重兵彈壓之也其設兵事宜仍著總督張廣泗遵照前旨悉心妥議辦理至駐守弁兵均當謹守法度不得借端滋事如有絲毫擾累該管官卽行詳報題參從重治罪若或隱匿不報經朕訪聞定將該管文武各官一併重處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別嗣後苗眾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至有與兵民及熟苗關涉之案件隸文官者仍聽文員辦理隸武官者仍聽武弁辦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擾累貴州總督張廣泗可一併曉諭知之○癸卯吏部議覆雲南巡撫張允隨奏請停老農總吏之例查歲舉老農給以八品頂帶所以勸民稼穡乃各州縣中往往有似農非農之輩覬覦鑽謀恃職不法雍正七年改爲三年一舉較前更難賄屬益甚請停止如果有務本力農者仍

不時獎賞又定例州縣到任揀選殷實老成暫吏二人充錢糧總  
吏五年毫無虧空咨部以九品雜職卽用雖爲慎重倉庫其中縱  
容徇隱挾制夤緣之弊甚多請將總吏停止仍責成該管上司盤  
查均應如所請再直隸州縣向設有提牢典史與總吏事同一例  
亦應停止從之○以德沛爲古北口提督調普泰爲兵部左侍郎

由吏  
左調

○甲辰建奉天府屬新設復州永吉南海義州四州縣 文

廟○乙巳停庶吉士開列順天鄉試外簾官○戊申定五等世職  
漢文以精奇尼哈番爲子阿思哈尼哈番爲男阿達哈哈番爲輕  
車都尉仍各分等拜他喇布勒哈番爲騎都尉拖沙喇哈番爲雲  
騎尉○辛亥追諡明建文皇帝爲恭閔惠皇帝○癸丑諭聞各直  
省老民老婦從前已經旌賞者遇有恩詔不得再行給賞卽如豫  
省新鄉縣老婦劉氏今年一百十五歲因雍正十二年閒年登一

百十三歲曾經題准建坊賞賜此番恩詔不得入冊朕思劉氏躋此罕有之貞壽自應一體霑恩以昭曠典著該地方官仍造入恩賞冊內使伊得被光榮各直省老民老婦凡年登百歲從前已蒙旌表者俱照劉氏之例仍加賞賜以示朕優待壽民之意將此永著爲令○甲寅減徵陝甘兩省雍正十三年未完耗羨○乙卯命五城掩埋骸骨○丙辰張鉞因病解任以楊錫紱署廣西布政使

由廣東肇羅道署

○戊午給佐雜官離任身故回籍路費○給山西佐貳

官養廉兼署者准支一半○調高其倬爲湖南巡撫鍾保爲湖北巡撫○實授鄂善吏部左侍郎○己未吏部議准湖南巡撫鍾保奏沅州地處邊隘最關緊要今鎮道俱移駐鎮筸地方沅城內僅副將知州兩員似覺單薄請改沅州爲府治附府設縣一附近沅州之黔陽麻陽二縣改歸知府轄從之○庚申飭直省修文廟

祭祀樂器○署四川巡撫王士俊密摺陳奏四條得旨朕棄瑕錄用實是憐汝才幹尙屬有爲故汝臨去之時朕何等訓諭乃汝巧僞居心私欲不能盡除而爲此藉直言之名遂已私之事汝試思朕豈不能察汝之主哉不能察汝則朕不用汝矣汝四條所陳謂今之條陳率欲翻駁前案羣臣之翻駁前案卽朕之翻案也朕翻案者何事大學士之兼部乃皇考之成憲汝欲朕改之非翻案乎惟部議舉人兩條目下不無其弊但此弊亦非一日矣卽使汝在部汝能免乎故論語云爲君難且莫舉天祖付託之重民物仰賴之殷爲難卽此用人一端千難萬難者也但此亦自知其難耳旁無一人可語而汝輩僉邪之人又安足與語哉汝藉直陳之名而行己私天理何在汝不畏哉昨日傅鼐亦如此舉動大覺可笑汝等姑靜俟之若謂朕爲拒諫汝再明白回奏來○辛酉

上御養心殿召入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諭曰昨王士俊密奏一摺朕洞見其巧詐居心背理害道沽直言之名以自遂其私披覽之下不勝痛恨比卽嚴批申飭並將原摺發與總理事務王大臣及是日在乾清門奏事之九卿等公同閱視朕意以爲王大臣九卿深明大義次日必有參劾王士俊者乃止據口奏其陳奏之非而未劾其巧僞之罪今日御史舒赫德封章特參備陳王士俊喪心病狂妄發悖論不宜復加寬容仍畀封疆之寄朕用是召入王大臣九卿等面諭之據王士俊第一條云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至對眾揚言止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卽係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等語夫指羣臣爲翻案卽謂朕爲翻案矣此大悖天理之言也從來爲政之道損益隨時寬猛互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勿能弛而不張文武勿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文武豈有

意於張弛哉亦曰推而行之與民宜之耳昔堯因四岳之言而用  
鯀治水九載績用勿成至舜而後殛鯀於羽山當日用鯀者堯  
也誅鯀者舜也豈得謂舜翻堯之案乎我 皇考卽位之初承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垂六十餘年之久休養生息物熾而豐厥  
後遂有法網漸弛風俗漸玩之勢 皇考加意振飭使綱紀整肅

弊革風清凡此因勢利導之方正所以成繼志述事之善也又豈  
得謂翻 聖祖之案乎 皇考初政峻厲至雍正九年十年以來

人心已知法度吏治已漸澄清未始不敦崇寬簡相安樂易見臣

工或有奉行不善失於苛刻者每多救其流弊寬免體恤之恩時

時下逮是卽十三載之中而劑酌盈虛調適競絀前後已非一轍

矣至朕繼承丕緒泣奉 遺詔諭令向後政務應從寬者悉從寬

辦理朕祇遵 明訓衣德紹聞凡用人行政兢兢以 皇考誠民

育物之心爲心以 皇考執兩用中之政爲政惟恐膠固成見有違時措咸宜之理弗勝負荷之重御極以來與廷臣敬慎斟酌庶曰陟降庭止克綏予乎蓋 皇祖 皇考與朕之心原無絲毫間別如果內外大小臣工俱能仰體使政治清平民生安樂可以垂之永久而無弊又何必更有因時制宜之舉無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過當不得不因畸重畸輕之勢而爲之維持調劑以歸於正直蕩平之道此至當不易之理乃王士俊嘗爲翻駁前案是誠何言是誠何心耶夫朕躬有所闕失朕惟恐諸臣不竭慮盡心直言規切至於事關 皇考而妄指 前猷有意更張實朕所怵惕靡甯而不忍聞者也又據王士俊第二條稱大學士不宜兼部之說尤見其自相矛盾挾私懷詐之情形纖毫畢露大學士之兼部正 皇考之成憲王士俊欲朕改之是又導朕以翻案也彼意

不過爲大學士鄂爾泰而發以冀戡朕之聽夫朕豈爲僉王所惑之主哉多見其不知量矣卽如王士俊墾田一事市興利之美名而行剝民之虐政中外共憤人人切齒設使此案敗露於皇考之時豈能稍爲寬宥乎彼回京時畏首畏尾一言不發今見朕之復加擢用遂欲掩飾從前之罪且中傷與己不合之人撰爲邪說以覆護之以爲前案不宜翻駁此則其設心之機詐有不可勝詰者至於第三條所云各部辦事豫存一私意計較某省督撫正在褒嘉其事宜惟某省督撫方得不是其事宜駁不論事之當否而專以逢合爲心及第四條所云廷臣保舉人員率多瞻徇情面甚至有巧索酬謝之事等語朕思部件題駁懷挾私心或所不免保舉徇情夤緣賄屬亦難保其必無卽以近日廷臣論之如勵宗萬之引薦不但徇情受託其保舉河員聞竟有納賄之事又傅鼐爲

人奏求恩廕一事亦屬瞻顧情面爾廷臣受朕深恩豈因王士俊之妄言而遂不駁一事不薦一人乎惟當清夜捫心此等陋習有則痛自湔除無則益加黽勉勿爲僉王王士俊輩所訕笑以全朕簡用委任之顏面也古稱爲君難卽此用人一節已千難萬難矣但亦自知其難耳旁無一人可語者而王士俊僉邪小人又安足與語哉王士俊爲人巧詐眾所共知朕格外保全棄瑕錄用原念其尙有才幹或可造就姑令署理川撫陞辭之日朕何等諄諄訓諭乃巧詐之習牢不可破外飾鯁直以便己私敢將悖理之言妄行陳奏關繫重大不可姑恕將舒赫德參奏原摺交與王大臣九卿等會議具奏尋奏奸惡暴著國法不可暫弛請將王士俊拏解來京交法司嚴審定擬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怙惡亂政罔上行私者戒從之嗣經法司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得旨改爲斬監候秋

後處決○准貢生酌補佐貳○命楊祕回四川巡撫任○湖南巡撫高其倬奏城步綏甯苗徭不靖飭汛兵設法誘擒若不能擒出諸兇卽行勦捕得旨夫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朕思苗疆甫定又爲此舉不涉於黷武乎但史貽直與卿尙非好事喜功者比若地方中有萬不可已之勢亦不可姑息者也諸凡酌量爲之八月甲子召金鉉來京以楊超曾署廣西巡撫由刑部右侍郎署○丙寅禮部左侍郎徐元夢以年老乞解任允之命加尙書銜食俸在史館內廷等處行走○己巳諭朕愛養元元凡內地百姓與海外番民皆一視同仁輕徭薄賦使之各得其所聞福建臺灣丁銀一項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再加火耗則至五錢有零矣查內地每丁徵銀一錢至二錢三錢不等而臺灣則加倍有餘民間未免竭蹶著將臺灣四縣丁銀悉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紓

民力從乾隆元年爲始永著爲例○減江南崑山新陽二縣浮糧  
○庚午兵部尙書傅鼐緣事革職○壬申諭朕聞山東章邱縣有  
缺額糧銀三千九百一十餘兩因從前地方官捏報墾荒以致糧  
無抵補相沿已久事難究追其見在已攤入地畝者雖每畝爲數  
不多而其實則在正供之外民力未免艱難其未攤入地畝者更  
屬虛懸無著有司亦難賠墊朕心軫念官民著將已攤入地畝者  
於乾隆元年查明開除免其徵收其未攤入地畝者從雍正十三  
年起悉行豁免俾閭閻永無加派之苦而有司亦無賠補之累該  
撫可董率地方官實力奉行○乙亥轉木和林爲禮部左侍郎以  
滿色爲禮部右侍郎由通政使遷○丁丑諭後食爲事君之心而重祿  
乃勸臣之道從前在京文員俸入未足供其日用時座 皇考聖  
懷是以雍正三年 特旨增添漢官俸米而各部堂官又 加恩

給與雙俸其餘大小各員原欲次第加恩俾得均沾渥澤今朕仰體 皇考嘉惠臣工至意彷彿雙俸之例將在京大小文武俸銀加一倍賞給令其用度從容益得專心於官守所給恩俸著自乾隆二年春季爲始再從前賞給各部堂官雙俸時欽奉 皇考諭旨遇有罰俸事件止罰正俸其恩俸仍行支給今各員所加之俸亦照此例行○己卯賞原任侍郎胡煦原銜子胡季堂准作廕生○乙酉諭今年伏秋交會之際朕深爲黃運海塘等處繫念昨據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大學士嵇曾筠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等摺奏在在保護平穩南北河工與浙江海塘關繫國計民生最爲緊要仰荷神明默佑俱各循流順軌朕心不勝感慶理宜虔修祀典以答神貺○諭朕聞浙省屯糧向來每石徵銀一兩因軍丁等輸納維艱於康熙年間 特恩減免改徵銀五錢五釐計算每畝徵

銀八分有零彼時惟嚴州一所遺漏開報未經查明減免每畝仍徵銀二錢一分五釐查杭州前右二衛屯田與嚴所地方相距咫尺每畝止徵銀一錢二分八釐零而嚴所地土比通省較薄賦額則比通省較重實屬偏枯所當酌量變通使一體均沾恩澤爲此特頒諭旨將嚴所屯糧循照杭州前右二衛科則徵收以紓軍力其應豁減銀兩若干著大學士嵇曾筠確查報部永著爲例○諭浙江濱海地皆斥鹵向來鹽價甚賤居民稱便十餘年來鹽價增長近則加至二三倍不等夫以小民日用必須之物而昂貴若此朕心深以爲憂卽中外之人亦無不知兩浙鹽貴之爲累者朕屢次切諭大學士嵇曾筠令其悉心經理乃數月以來雖據奏報鹽價漸平然較之十數年前仍屬昂貴朕再四圖維並留心諮訪鹽價之貴固在於場鹽少產亦由於商本艱難惟有使商人鹽斤充

裕則鹽價自然平減今酌定增斤改引之法將杭嘉紹三所引鹽循照兩淮舊額每引加增鹽五十斤連包索共重三百三十五斤至松江一所原屬濱海產鹽之區向因額設季引九萬餘道分別上中下三則徵收正課公費銀五萬四千餘兩遂使近場州縣多有鹽貴之苦今循照沿海溫台等處之例改行票引九萬餘道每引給鹽四百斤令商人設店住賣如此增斤改引一爲變通則商本寬裕轉輸便易商人不受減價之累百姓多受減價之益大學士嵇曾筠再爲多方調劑加意體恤庶可復還十數年之原價以便民用著該部行文嵇曾筠遵旨辦理○遣官賑喀喇沁饑○丁亥通智免以那蘇圖爲兵部尙書由奉天將軍遷○辛卯免河南永城縣水災漕糧

九月乙未諭王大臣等據辦理 泰陵事務恆親王弘晈內大臣

戶部尙書海望奏稱 世宗憲皇帝梓宮安奉 泰陵地宮請照

景陵之例安設龍山石其隨入地宮之分位並萬年後應留之

分位相應請旨等語朕敬將萬年後應留分位之處奏請 皇太

后懿旨奉 皇太后懿旨 世宗憲皇帝梓宮奉安地宮之後以

永遠肅靜爲是若將來復行開動揆以尊卑之義於心實有未安

況有我朝 昭西陵 孝東陵成憲可遵 泰陵地宮不必豫留

分位朕伏承 懿旨仰見 皇太后坤德恭謹 聖慮周詳自當

恪敬遵奉倣照 昭西陵 孝東陵之例另卜萬年吉壤候朕詳

酌再降諭旨至 皇考梓宮奉安地宮時著照例安設龍山石其

隨入地宮之 皇妣孝敬憲皇后梓宮應居左稍後 敦肅皇貴

妃金棺應居右比 孝敬憲皇后梓宮稍後○丙申總理事務王

大臣刑部議奏遵旨會審古州苗疆一案革職刑部尙書張照懷

私挾詐擾亂軍機革職貴州提督哈元生觀望逗遛失陷城寨均應擬斬監候革職湖廣提督董芳擅調官兵革職貴州巡撫元展成撫馭乖方均應僉妻發邊遠充軍革職副都御史德希壽巧詐不實應枷號鞭責再張照德希壽糜費兵餉俟查明確數勒限嚴追得旨從前經理古州苗疆原非 皇考聖意因臣工陳奏降旨詢問大學士鄂爾泰伊以爲可行然後命張廣泗從事比時規模釐定而善後未周鄂爾泰卽離總督之任上年逆苗蠢動擾害地方鄂爾泰具疏引咎請削伯爵又因患病懇解大學士之任我皇考允其所請削去伯爵並解大學士任是鄂爾泰經理未善之處已奉 諭旨處分結案矣及解任之後 聖心深爲眷注賜俸賜藥恩禮頻加此廷臣所共知者八月二十三日欽奉 遺詔輔政迄今一載恪共厥職在朕今日若泯其見在佐理之功而復論

其從前已結之案大非情理况鄂爾泰節制三省時其所定之苗疆甚多皆至今甯謐民無擾累其勞績不可念乎至張廣泗奉鄂爾泰之委辦理古州鄂爾泰遠在雲南張廣泗身在黔省凡區畫布置之不協張廣泗無可推卸此亦中外所共知者但伊自爲經略以來殫心調度悉合機宜蕩滌苗氛撫綏黎眾是此日之功已可掩從前之過揆諸聖人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義張廣泗仍當交部議敘以獎軍功至於哈元生身爲全省提督乃苗人造逆不能覺察於機先及賊眾肆行又復稽遲於臨事按律治罪亦復何辭但念伊纔鄙武夫知識短淺尙非有心貽誤軍機且從前征剿烏蒙曾經效力今旣革職拏問著從寬免死釋放張照受恩深重且自請經理苗疆應茲鉅任而乃懷私挾詐種種妄行罪莫可追朕是以降旨將伊革職拏問但念伊浮躁性成又誤聽道路傳聞

播弄之言遂立意與哈元生齟齬哈元生之罪旣已從寬張照亦著免死釋放至於元展成本屬中材適值地方難辦之事兼之文武不和諸凡掣肘遂至倉皇錯亂莫展一籌董芳身為副將軍不能和衷共濟負恩實甚但伊初到黔省辦理軍務爲時尙淺德希壽一無所知諸事聽張照之指使此三人者雖有應得之罪尙有可原之情旣已革職拏問其治罪之處俱著寬免古州苗疆一案上年起事之時朕卽奉 皇考諭旨同王大臣計議辦理仰蒙

聖諭指示凡地方之情形軍機之得失與官弁之優劣賢否無不洞悉周知卽位以來深知張照董芳元展成哈元生等在彼各逞私懷但以彼此攻擊爲事斷無益於公務是以陸續降旨將伊等拏解來京而以經略之任專畀於張廣泗俾伊一無牽制庶可迅速成功夏秋以來軍務漸次就緒今王大臣及法司衙門將哈元

生等分別定擬具奏朕酌其情罪特降斯旨凡從前諸人革職拏問先後之不同與此次之從寬赦宥悉皆斷自朕心惟期膚功克奏永靖苗疆不但大學士鄂爾泰未曾旁置一語卽總理事務王大臣亦未曾襄贊一詞也且此數人者豈皆與鄂爾泰不合者乎則非其所主亦已明矣儻無知之人復有如崔起潛者妄生疑議以爲朕聽臣工之陳奏如此辦事而疑公正大臣之有所偏黨則愚昧錯謬之甚將此一併曉諭知之○丁酉諭禮部尙書楊名時係 皇祖簡用舊臣服官年久學問醇正品行端方朕仰體 皇考聖意宣召來京正資委用今聞溘逝深爲憫惻著賞內庫銀一千兩遣內務府官一員經紀其喪派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員賜奠茶酒再加贈太子太傅准入賢良祠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定○戊戌以慶復爲刑部尙書仍兼管吏部事起

傅鼎署兵部尙書○壬寅賞哈元生副將銜發往西路軍營效力  
○甲辰定拔甲凌虐遣犯罪並免有職人員爲奴○丙午賞已故  
原任禮部侍郎胡煦內庫銀五百兩治喪○戊申命董芳發往雲  
南以副將用張照在武英殿行走○庚戌諭大學士朱軾品行端  
方學術醇正爲 聖祖簡用之大臣 皇考眷注有加簡任機務  
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嘗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  
老成襄贊昨聞抱恙沈篤朕親往看視尙冀調治痊可今聞溘逝  
朕心深爲震悼特命輟朝一日親臨祭奠以昭敬禮賢大臣之誼  
又兩賜內庫帑金經理喪事茲覽遺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  
見忠悃著加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  
祭葬諡文端○壬子命內閣翰林院精選本朝臣工奏疏入選諸  
臣內有素行端純者准入祀賢良祠○召戴永椿來京以元展成

爲山西按察使○癸丑諭致仕大學士陳元龍耆舊大臣服官宣  
力五十餘年今乞休在籍朕仍望其頤養林泉以承恩眷忽聞溘  
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簡○實授王  
仕任福建布政使○丁巳諭朕卽位以來屢下求言之詔至再至  
三出於誠切並非尙納諫之虛文誠以朕躬闕失無由自知必賴  
直言匡正而隨時納誨者乃臣子事君之大義胸有所見卽當直  
陳於君上之前使言之果當朕當卽時改易收轉圜之益卽使其  
言之不當朕亦得以己意明白剖示釋其疑心亦開誠布公之道  
也今覽蔣炳所奏直據所見剴切敷陳不負朕求言之意乃近日  
言官中所罕見者朕甚嘉之但伊奏稱哈元生董芳元展成張照  
等旣明知其罪犯顯見其劣蹟不宜授以高官大職等語哈元生  
身爲提督貽誤封疆朕所痛恨因念其尙有勇力曾著軍功是以

從寬免罪發往西路軍營以副將空銜效力贖罪並未畀以見任  
官職董芳到黔不久因與哈元生齟齬以致軍務稽遲時日其罪  
尙輕此中外所共知者今發往滇南止以副將效力亦未復其原  
官元展成本屬中材適當地方最難之事遂至經理周章至巡撫  
無領兵之責情尙可原今補用臬司令其效力而官階已降數等  
矣至於張照不過令在殿中修書行走亦未授以職任也况棄瑕  
錄用或降旨訓諭後而仍改用他途予以自新之路者此從古帝  
王罪疑惟輕愛惜人材之意朕亦或倣而行之若事關名節玷  
官箴者朕斷不輕貸也此數人之用舍黜陟原出於朕之大公而  
並無偏私之見爰因蔣炳之奏將朕意宣示之然先事防微人臣  
事君之大義設因此而用舍任意則大非慎簡庶僚之意此朕所  
時時自儆而羣臣皆當隨事繩糾者也蔣炳知朕求言之心直陳

己見應加獎賞以爲言官勸著交部議敘朕願大臣及言官等時以匡弼爲懷意所欲言卽直陳無隱言之而當朕自加以優待卽言之不當朕亦不加譴責惟是公私之辨不可不嚴儻有借直諫之名以自行其私妄意惑亂朕聽者亦斷不能逃朕洞察也○己未 御試博學鴻詞一百七十六員於保和殿○追封黃氏格爲儀嬪○庚申諭粵西舊有軍屯田畝當日原係給與各屯兵領耕不與民田一例編徵四差等項是以糧額較重於民田其他州縣偏重之數無多又無別項差徭民間尙不至苦累惟武緣一縣所徵糧額較之下則民田每畝多出銀二錢二分未免過重小民輸納維艱著該撫將武緣縣軍田舊額酌減每畝定以一錢徵收永著爲例示朕優恤閭閻之意○經畧張廣泗奏清理內地熟苗情形自本年八月以來各路官兵暨各該地方文武員弁接剿

查拏共斬獲逆苗一千三百八十餘級生擒苗犯並逆屬男婦二千四百餘名口見在新疆剿撫事宜俱已全竣所有內地餘孽惟附近八弓黃平一帶尙有十餘寨未盡清理者見有提督王無黨等在各該處清查辦理指日可竣得旨知道了苗疆一事卿料理得宜處朕筆不能宣惟有深慶得人耳至於善後事宜惟期一勞永逸不在愬忙就緒也

冬十月壬戌至乙丑卿雲三見○吏部引見月選官得旨掣得貴州平遠州之李治國奏稱伊母年老難以遠離著以近地知州補用所遺平遠州員缺該部另行揀選此等掣得遠缺人員既奏稱親老不能遠離若不令其改補近地非朕以孝治天下之意但其中有因遠缺不願前往而借端規避者亦未可定嗣後有似此等奏稱親老不能遠離者准其改補俟將來丁憂服闋之後仍令補

授從前所掣之遠缺如此則目前既可遂其養親之念亦可杜不肖規避之端永著爲例並曉諭伊等於掣籤後將親老緣由具呈吏部引見時該部奏明請旨李治國卽照此例行嗣於八年四月內閣查出李治國面奉諭旨一道奉旨此旨內丁憂服闋四字著改爲養親事畢四字應行處通行文改正又於十三年九月奉硃筆改正並傳旨嗣後俱著寫應補之日○顧琮丁憂以邵基爲江蘇巡撫由吏部左侍郎遷○甲子諭朕聞外洋紅毛夾板船到廣時泊於黃埔地方起其所帶礮位然後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給還至輪稅之法每船按樑頭徵銀二千兩左右再照則抽其貨物之稅此向例也乃近來夷人所帶礮位聽其安放船中而於額稅之外將伊所攜置貨見銀另抽加一之稅名曰繳送亦與舊例不符朕思從前洋船到廣既有起礮之例此時仍當遵行何得改易至於加

添繳送銀兩尤非朕嘉惠遠人之意著該督查照舊例按數裁減  
並將朕旨宣諭各夷人知之○吏部議准雲貴總督尹繼善奏廣  
南爲粵西交趾分界之區地方遼闊事務殷繁知府一員實難綜  
理請於廣南府添設附郭縣一其土富州錢糧仍歸土州經徵由  
府報解土同知知州二員仍屬府轄從之○乙丑命廣東廣州等  
二府沿江建築石隄○引見考取博學鴻詞劉綸等十五員得旨  
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俱著授爲翰林院檢討陳兆崙劉  
玉麟夏之蓉周長發程恂俱著授爲翰林院檢討楊度汪沈廷芳  
汪士鐸陳士璠齊召南俱著授爲翰林院庶吉士查康熙年間例  
等由科甲出身者授檢討未中舉者授庶吉士○兵部尙書通智以協辦歸化城事務任  
意更張將土默特官員恣意用刑革職○丙寅命纂修 世宗憲  
皇帝本紀○丁卯命建綏遠城於歸化城東北○大學士管川陝

總督查郎阿等奏陝省屯田更名地畝其額賦本重於民田雍正  
五年閒前督臣岳鍾琪又請將通省之丁糧攤於通省之地糧其  
屯更地畝每本色糧一石亦照民折銀一兩之例均載丁銀一錢  
五分有奇以致屯更百姓於正供外增派銀二萬四千兩實爲  
苦累請照甘省豁除屯丁之例辦理又督標火器營額兵一千名  
乃拔於咸長等州縣之屯丁每名每月止領餉銀七錢外皆屯民  
幫貼請照鎮標步兵之例召募領餉免其在屯衛提補從之○戊  
辰裁陝西屯兵歸農○命各省鄉試設內簾監試官○己巳諭內  
閣學士劉統勳著大學士嵇曾筠帶往浙江學習工程○庚午以  
俞兆岳爲吏部左侍郎調岳藩爲江西巡撫以法敏爲山東巡撫  
由刑部右侍郎遷○辛未 世宗憲皇帝梓宮發引 上奉 皇太后恭  
送至 泰陵啓鑾○丙子 世宗憲皇帝梓宮至 泰陵敬奉

梓宮於 享殿○丁丑行奉安 享殿禮 上奉 皇太后回鑾

○以王蘭生署刑部右侍郎

由內閣學士署

○戊寅

上詣怡賢親王墓

前奠酒○庚辰

上恭奉

皇太后還宮○辛巳

增設江南河兵

戰糧○癸未諭朕查兩淮鹽法從前浮費繁多商力日困欽奉

皇考諭旨徹底清查革除浮費覈定應留之項以備地方公用乃

原任鹽政臣噶爾泰於酌定存公之外又以商人具呈餽送鹽政

銀八萬兩名曰公務餽送運司銀四萬兩名曰薪水奏請歸公蒙

皇考批諭此係噶爾泰等應得之項若有需用之處聽其自行

支用伊若不用卽退還眾商不必歸公欽此噶爾泰又奏稱眾商

力量寬裕此項實出情願又奉 皇考諭旨俟有地方公事將此

應用是 皇考聖意不肯令其歸公諭旨實爲明切後據噶爾泰

經手辦理雖每年按綱具奏其實商人未能照數完繳丙午丁未

兩綱未完銀十二萬三千餘兩商人具呈分作六年帶徵經部議  
准行在案至己酉庚戌未完銀兩曾經鹽臣題請寬免部議未允  
朕卽位以來仰體 皇考愛養商民之心屢加優恤務使商力寬  
餘以受國家恩澤此項公務薪水銀兩旣在額課之外著永行停  
止以惠商民至從前己庚兩綱未完公務薪水之項歷年已久著  
悉行豁免○甲申諭湖北丁隨糧派一案前蒙 皇考疊沛恩膏  
多方調劑減免以除閭閻之累其江夏等十九州縣攤納之重丁  
原經廷議俟有升科丁銀可以漸次攤抵則輸納可得其平今朕  
聞得原墾之荒頗多不實則攤抵之期一時難必念此十九州縣  
獨受重丁之苦輸納維艱朕心深爲軫恤今仰體 皇考子惠元  
元之聖心將江夏等十九州縣未經攤減之丁銀八千三百有奇  
自乾隆二年爲始全行豁免○乙酉諭今日王大臣奏辭總理事

務朕臨御以來已經一載敬念 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凡敬  
天勤民之大端不敢稍有怠忽一切政務幸無大過但庶務繁  
多朕豈能事事熟悉正賴賢王大臣共相贊助以成郅治况 皇  
考當日登極年已四十有五在藩邸日久國事民情無不洞悉尙  
簡用總理事務王大臣怡親王等協理三年然後報罷朕之才識  
遠不逮 皇考之萬一王大臣正當竭力抒誠仰佐朕躬何可遽  
辭總理事務若辭奏之心出於至誠又不若公忠體國和衷辦事  
凡朕政事有失卽爲規諫思慮未到代爲籌畫以克盡股肱心膂  
之任較之辭解總理不更善乎著照常辦理不必再辭○丙戌刑  
部左侍郎勵宗萬以徇私保薦河員革職○戊子諭西陲用兵以  
來陝甘百姓急公效力甚屬可嘉今大兵旣撤正與民休息之時  
著將乾隆二年甘肅錢糧全行豁免西安等屬蠲免額賦之半○

諭朕聞永平府屬州縣凡徵收錢糧率皆以錢作銀每銀一兩連扣耗銀一錢五分共折交制錢千一百五十文見今該處錢價昂貴民間交納錢文比之完納銀兩為費較重朕思民間完納錢糧銀數在一錢以下者向例銀錢聽其並用原以便民若數在一錢以上又值錢價昂貴之時亦令交錢轉致多費是便民而適以累民殊未妥協著直隸總督飭行各屬民間完納錢糧在一錢以上者不必勒令交錢在一錢以下者仍照舊例銀錢聽其自便○贈從祀 文廟之原任御史陸隴其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郭朝鼎緣事解任以戴永椿署江蘇按察使原署山西按察使○是月經略張廣泗奏報軍務全竣應酌撤官兵並辭騎都尉世職得旨此次平定逆苗實賴卿忠勇素著才智兼全用能膚功克奏永靖妖氛了 皇考未了之聖心成青史難成之功業朕惟深慶得人豈宜

賞罰倒置在卿責己之誠並非掩飾而朕酬功之典自有權衡忻悅覽之題到仍有旨諭部又奏覆布政使馮光裕條奏苗疆事宜一伐山通道一飭禁師巫一從容化導以變苗習得旨料理俱屬妥協議論實皆公平至云使其漸染華風變爲內地朕意千百年之貴州總督皆似卿則千百年之久安長治皆可保若法待人行則不若仍其苗習而順導之使彼知有恩而不忍背有威而不敢犯如是而已矣何係區區古州之苗盡歸王化然後成一道同風之盛哉

十一月庚寅準噶爾台吉車林等內附授車林爲三等侍衛○辛卯改湖北彝陵鎮爲宜昌鎮○壬辰加尊 聖祖仁皇帝四太妃爲 壽祺皇貴妃 溫惠貴妃 順懿密妃 純裕勤妃○詹事王奕清奏各部主事銓補壅滯宜酌量變通請以應用主事者或

兼用同知或改用通判下吏部議尋議覆凡廕生應得主事引見  
請旨如堪以外用者及保舉七品小京官歷俸已滿三年者並准  
以通判改補中書科中書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  
向止升用主事者准以同知兼用從之○癸巳轉楊超曾爲刑部  
左侍郎仍署廣西巡撫實授王蘭生刑部右侍郎○甲午加大學  
士嵇曾筠太子太傅○命徐本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仍兼  
管刑部事以孫嘉淦爲刑部尙書楊汝穀爲左都御史姚三辰爲  
吏部右侍郎孫國璽爲兵部左侍郎劉永澄爲左副都御史由江  
南副  
總河○乙未 上恭奉 皇太后移居壽康宮○丙申諭四川各  
土司向有貢馬之例其所貢本色則添補各營倒斃之馬而折價  
之馬每匹納銀十二兩此舊例也查通省營馬近已依照驛馬例  
每匹給銀八兩而土司貢馬折價仍是十二兩之數蠻民未免多

費朕心軫念著從乾隆二年爲始土司交納馬價每匹裁減四兩止收銀八兩永著爲例○設四川救生船隻○允徐士林回籍省親以溫而遜爲河南布政使

原任山西布政使

○甲辰除山西偏關等三

汛兵廠馬夫徭銀○調馬爾泰爲刑部右侍郎以柏修爲工部左

侍郎調程元章署刑部右侍郎命王蘭生以刑部右侍郎原銜管

禮部侍郎事○乙巳轉趙殿最爲戶部左侍郎以呂耀曾爲戶部

右侍郎崔紀爲倉場侍郎

由詹事遷

○和碩慈靖公主薨遣官致祭建

碑如例○辛亥諭王大臣等昨據貴州總督張廣泗陳奏苗疆善

後事宜朕降旨交王大臣會同該部妥議今朕思張廣泗所奏第

一條請於新疆內地添設官兵駐紮彈壓自應照所請行但所添

兵丁計一千三百餘名以之分布各處朕意似稍覺不敷見在安

設營汛是否足敷巡防之用目前斷不可以節省錢糧而爲遷就

之舉第二條請設立郡縣在目前似可不必或因地方遼闊所有同知通判營官難於統轄酌設道員彈壓巡查似尙可行至第三條奏請將內地新疆逆苗絕戶田產酌量安插漢民領種朕思苗性反覆靡常經此番兵威大創之後雖畏懼懾伏而數十年後豈能豫料若於新疆各處將所有逆產招集漢民耕種萬一苗人滋事蠢動則是以內地之民人因耕種苗地而受其荼毒朕心深爲不忍此必不可行者朕意逆苗因罪入官之地自無復賞給逆苗之理與其招集漢人不若添設屯軍卽令兵丁耕種俾無事則盡力南畝萬一有警就近卽可抵禦且收穫糧石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內地之輓運較屬有益其安設屯軍於額設汛防兵丁之外就地畝之多寡酌量添設或專令屯種或令與汛防兵丁更番屯種則苗疆駐紮之兵數較多而兵氣自奮且省添兵之費朕意如此

可先行寄信張廣泗知之苗疆善後事宜關繫重大亟宜詳慎籌畫俾可永遠遵行張廣泗切不可因從前原欲郡縣其地目今仗此兵威遂欲迴護前議也總之苗疆之事可省而不可繁可拒卻而不可招徠卽今之添兵設防亦不過因已經如此辦理於國家顏面有關難於全撤耳尙須妥協計議使地方永遠甯謐○壬子改直隸井田爲屯莊分隸霸州固安防禦○乙卯賜馬負書等九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免福建永安所福甯衛浮糧○是月三禮館總裁大學士鄂爾泰等奏擬定纂修三禮條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

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眾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然後別加案語遵折衷彙纂之例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得旨此所定六類斟酌允當著照所奏行

○江西巡撫岳濬奏辦理山東武闡事竣再赴江西新任得旨知道了江西自常安諸務廢弛之後俞兆岳復徒務小節而不能整飭大綱所以特命汝往汝其勉力爲之以副朕簡任之意

十二月庚申朔命常安管理北路糧餉○辛酉除湖北漢陽縣衝坍屯地及下稅地應攤丁銀○癸亥諭朕聞近日督撫中於屬員餽送土宜物件間有收受一二者此風斷不可長夫吏治以操守廉潔爲本而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是以懸魚留犢前史著爲美談而陸贄亦云鞭韓不已必及珠玉古名臣持身之謹恪如

此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宵旰勤勞日以整飭官方徵清吏治爲  
惠養斯民之要道十餘年來直省督撫類能稟守 訓諭砥礪清

操用使大法小廉以貪墨爲懼而閭閻共受其福朕繼緒以來實  
意中外臣工恪遵 聖訓實力奉行一如 皇考臨御之時豈可

以交際之微開苞苴之漸且從前州縣陋規未革所入本豐卽餽  
送上司亦非盡剝削小民所得自酌定養廉各有定數多者千金  
少者數百金僅足爲養贍家口延致幕客之資安有餘力交接上  
司勢必額外巧取吾民深受其患督撫爲一省表率旣收州縣土  
宜則兩司道府餽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旣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  
府餽送又不可少層累遞及督撫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已不貲  
矣且我 皇考酌定養廉之意原欲使上司下屬無絲毫之授受  
則舉劾悉出公心無所瞻徇迴護至督撫養廉之項頗爲寬裕一

絲一粟不必取辦於有司而屬員亦不得藉端獻媚俾督撫得潔己秉公盡察吏安民之職設因些微土產而於黜陟之間稍干物議抑豈遠嫌之道我皇考激清整飭之良規萬世所當遵守者何忍稍有踰越漸致縱弛用是特申誠諭務各懷遵如有暗中收受者或經朕訪聞或被風聞參劾必嚴加議處以爲簠簋不飭之戒○命故太子太保內大臣哈世屯戶部尚書米思翰入祀賢良祠○乙丑改壽春協爲鎮○增翰林院滿講官二員○丙寅諭仰惟皇考世宗憲皇帝德並高深恩覃海宇駿烈鴻功垂裕萬世允宜配享郊壇永崇禋祀朕思來年三月之吉梓宮奉安地宮山陵事畢升祔太廟之後配享之禮理宜敬謹舉行第其時夏至伊邇冬至尙遙若先奉配方澤恐前後之未協若俟冬至南郊然後舉行又覺時日之久曠敬稽我朝舊制順治十四

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恭奉 太宗配享 園丘翌日配享 方  
澤康熙六年十一月丁未時屆 南郊 聖祖仁皇帝恭奉 世  
祖配享越十日配享 方澤兩朝典制均係特行禮隆儀備燦垂  
史冊且稽之經傳成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卽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也召誥載三月丁巳用牲於郊釋  
者謂非常祀而祭天以告卽位也又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  
爲明堂合祭天地三聖並侑一如園丘南郊之儀則是古來因事  
郊祀之禮不必定在二至之時明矣我朝舊制盡孝盡誠與古符  
合來年 世宗憲皇帝配 天大禮宜遵照舉行其應行典禮詳  
議具奏尋議乾隆二年三月初五日 世宗憲皇帝升祔 太廟  
後謹遵兩朝舊制於夏至前敬選吉日恭奉 世宗憲皇帝配饗  
園丘夏至配饗 方澤三年孟春上辛日配饗 大饗殿從之

○諭朝鮮歸順我朝恪守藩封之職累世恭謹向來八旗臺站官兵於每年二八月間攜帶貨物前往中江與朝鮮貿易朕思旗人等俱有看守巡查之責原無暇貿易且亦不諳貿易之事遠人到邊恐致稽遲守候多有未便嗣後著內地商民與朝鮮國人貿易卽令中江稅官實力稽查務須均平交易毋得勒指滋擾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該部並將此傳諭朝鮮國王知之○丁卯諭湖北鶴峯州長樂縣原係容美土司地方每年徵秋糧銀九十六兩自前年改土歸流該督撫題明俟設立州縣後確查成熟田畝照內地科則輸糧今鶴峯州成熟田地共六百五十四頃應科條餉銀四百七十九兩長樂縣成熟田地一百八十三頃應科條餉銀一百六十七兩朕查雍正八年湖南永順等土司改土歸流之時蒙我 皇考念其地瘠民貧將土民承種成熟地畝應納錢糧卽

照原額秋糧二百八十兩之數分則升科仍寬免一年在案今容美事同一例且聞彼地山田犂确土瘠水寒物產涼薄若照內地科則徵糧土民不無拮据著將鶴峯長樂二州縣見報成熟田畝亦照永順之例卽以原徵秋糧銀九十六兩之數作爲定額於乾隆丁巳年爲始造冊徵收嗣後若有招徠墾荒地再行奏報酌量升科至裁改土司以後未經查丈以前雍正十二十三等年及乾隆元年共應徵秋糧銀二百八十八兩悉著寬免不必補徵以示朕愛養土民至意○壬申吏部議覆內閣侍讀學士德通奏滿洲官員由別衙門升授翰詹等官者向仍兼原衙門行走但以堂官兼理司務體制未協等語應酌令翰林院講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庶子國子監司業等官各回升任其由員外郎升侍讀侍講諭德洗馬由主事升中允由小京官升贊善者品級不甚懸殊仍

兼兩處行走如侍讀等官兼主事中允兼小京官品秩已逾二級  
亦照例開缺從之○戊寅命科道等官不兼部務○甲申命開濬  
毛城鋪引河○是歲朝鮮南掌暹羅安南來貢

東華續錄

乾隆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恭校

乾隆二年丁巳春正月癸巳諭各省屯糧科則輕重不一朕聞山西所屬太谷祁縣徐溝清源交城朔州馬邑左雲右玉偏關等十州縣之屯糧有較之民田過重者有同一屯地而徵糧之本折多寡不同者有同一科則而額糧之輕重相去懸殊者念此屯民皆吾赤子若地瘠糧重未免輪納維艱著該撫石麟轉飭各州縣有司秉公確查各就原額糧則之重者酌量裁減具題請旨俾輕重各得其宜輸糧不致竭蹶以示朕愛養屯民至意○給浙江佐雜官養廉以浙省差務繁多○甲午諭向來臺灣丁銀重於內地朕已加恩倣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紓民力今聞

臺地番黎大小計九十六社有每年輸納之項名曰番餉按丁徵收有多至二兩一兩有餘五六錢不等者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無歧視所輸番餉卽百姓之丁銀也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其餘悉行裁減該督撫可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實力奉行務令番民均霑實惠又聞澎湖廳淡防廳均有額編人丁每丁徵銀四錢有零從前未曾裁減亦著照臺灣四縣之例行○免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截漕應追行糧漕貲○庚子諭據原任江南巡撫俞兆岳奏報乾隆元年九江贛州兩關稅課贏餘銀兩較前任共減收九萬有餘此事見已交與該部及新任巡撫岳濬查覈奏聞朕前因各省關稅於正額之外每多無名之費恣意苛索苦累商民是以降旨釐剔弊端將應行減除者槩令禁止全在督撫大臣等督飭司權之員潔己奉公實力遵行以副朕輕徭薄賦加惠商

民之至意今就江西一省言之已少收銀十萬兩推之各省則約計百有餘萬矣如果商民得沾實惠卽更逾此數亦朕所樂聞有何吝惜但從來關樞稅務與百物價值原係相爲表裏如果關稅減輕則物價亦必平賤若稅輕而價仍不減羣情亦不能帖服此一定之理也今京師貨物價值日見騰貴而外省亦復不減於前是各關所減課銀商民並未沾被恩澤徒飽胥吏之囊橐耳我皇考臨御以來激清吏治凡此等官侵吏蝕之習久已弊絕風清今督撫諸臣如不能稽察屬員被其蒙混則庸懦無能有忝封疆之任若或已身稍有染指則名節有虧朕一經擯斥之後斷不復加錄用也可將此旨傳諭各省督撫令其各行稽查深自儆省若錯會朕釐剔弊端藏富於民之意又欲多報贏餘以致商民受困識見鄙陋其罪更不可逭矣○召趙宏恩來京以公慶復爲兩江

總督調那蘇圖爲刑部尙書以訥親爲兵部尙書

由內大臣選

○乙巳

實授楊超曾廣西巡撫以金鉷爲刑部左侍郎○丙午釋王士俊

回籍○庚戌諭雲南離京甚遠遇青黃不接之處著疆吏卽調劑

奏聞○召辦理海塘之大理寺卿汪濬內閣學士張垣麟回京○

癸丑免京師至易州七州縣乾隆二年額賦○丙辰諭在璣衡以

齊七政視雲物以驗歲功所以審休咎備修省先王深致謹焉今

欽天監麻象考成一書於節序時刻固已推算精明分釐不爽而

星官之術占驗之方則闕焉未講但天文家言互有疏密非精習

不能無差海內有精曉天文明於星象者直省督撫確訪試驗術

果精通著資送來京該部奏聞請旨

二月庚申停榜後保舉庶吉士及改用額外主事例○甲子諭前

據御史薛韞條奏各款內有限田一條頗有關係是以交與總理

事務王大臣閱看今據王大臣等議稱限田之說種種擾亂爲害甚大斷不可行而薛勳以此悖謬之說見之章奏理應交部察議等語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處分恐阻人進言之路且伊所敷陳者尙有直蘄之氣近理之語卽如養德性謹好尙二條雖尋常迂闊之談眾人所習聞而朕十二三歲時所熟悉之論君德修明惟在躬行實踐不徒尙喋喋講論之虛文然使此等之言時聞朕耳以補朕之遺忘亦未爲不可至所稱起居冊檔不應進呈御覽等語則自皇祖皇考以及朕躬從未披覽記注不知出於何人之譌傳也蓋人君政事言動萬國觀瞻若有闕失豈能禁人之不書儻自信無他又何必觀其記載當時唐太宗索觀記注朕方以爲非豈肯躬自蹈之乎又稱法司衙門辦理特交之事必引重律一條朕辦事以來詳閱刑部本章亦並無此弊薛勳職司言責

分宜進言雖限於識見自成固陋然言不必其有當意猶本乎抒  
誠著從寬免其察議又今日御史舒赫德奏稱近來九卿多有委  
靡習氣不實心辦事卽如周琬一件九卿中無一人能斷此事者  
又稱雷霆雨露均屬天恩又稱九卿應時常接見以察其居心行  
事激濁揚清等語當日 皇考時時召見九卿諄切訓誨反覆周  
詳至十三年之久而能祇承 聖訓深知阻勉者能有幾人且錯  
會 聖意自以爲揣摩得當而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不知其凡  
幾也朕自分學力識見不逮 皇考之萬一卽使朕時常召見諄  
諄告誡又不能免訓誨過切啓眾人以非禮待臣工之譏誠不若  
九卿追思 皇考之遺訓各自奮勉之爲愈也况朕未嘗不接對  
九卿諸臣之居心行事豈惟悉其梗槩亦能察其所安其中能矢  
念公忠才識明達可爲國家棟梁時勤咨訪大有裨於政治爲朕

所深服者尙未見其人也爾等九卿惟當夙夜匪懈厚自期待爲  
國家可倚賴之人慎勿自輕自棄以貽小臣等之訾議是則朕心  
所切望者至於該御史等所稱旣惇大成裕必兼明作有功等語  
其意以惇大成裕明作有功分爲兩事不知惇大非寬縱之謂明  
作非嚴刻之謂要惟不競不綏無怠無荒大中至正庶可幾到隆  
之上理我君臣其共勉之○乙丑建歸化城○丙寅安南國王黎  
維祐卒嗣子黎維禕遣使告哀附貢方物○丁卯命親老改補人  
員應補日准通算前俸○立河南南召縣學宮○己巳 上以登  
極詔內赦款奉行遲延特旨切責○庚午恭繕 世宗憲皇帝上  
諭告成○癸酉諭朕因外省軍田糧額輕重不等年來留心訪察  
聞浙江温州衛見徵屯田三百一十二頃每畝額徵銀一錢七分  
零台州衛見徵屯田二百二十頃每畝額徵銀一錢四分零比本

地民田較重丁民輸納未免艱難查杭州前右二衛科則均係一錢二分八釐溫台二衛屯田著照此例畫一徵收永著為例俾沿海丁民受減賦之益○丁丑復命揀選下第舉人發本省以教職用○戊寅遣翰林院侍讀嵩壽修撰陳倌冊封黎維禱爲安南國王○庚辰 孝敬憲皇后梓宮發引 上恭送往 泰陵啓鑾○辛巳召劉於義來京以德沛爲甘肅巡撫

由古北口提督還

○甲申

孝

敬憲皇后梓宮至

泰陵

上詣

世宗憲皇帝享殿恭奠安奉

孝敬憲皇后梓宮於

享殿

○乙酉詣

孝敬憲皇后梓宮前

行暫安奉禮○是月安慶巡撫趙國麟奏懇曲賜訓誨有所遵循得旨學問戒乎自欺莅政臨民尤戒乎自欺要當以學問與政事看作一事則無入而不自得若看作兩截則不爲章句之腐儒必爲簿書之俗吏乃自欺之甚者也因汝有此奏故諭之○大學士

管川陝總督查耶阿奏三渡河西之七兒堡地方添設瀘甯一營據撫臣楊祕委勘之鹽源令王秉鑑稱瀘甯處萬山之中陰雨不時原修城工旋補旋倒實難垂久而瀘甯同知宋虞凱又稱實係山坡地勢傾側猛雨不時山水衝激倒塌傾圮勢所必至隨檄令建昌鎮總兵趙儒建昌道李學裕會同前赴瀘甯秉公查勘得旨知道了此皆王秉鑑宋虞凱不實心任事或有冒銷爲楊祕無能卿在鄰省之故所當查參追究而不可姑息者也○四川巡撫楊祕奏前任督臣黃廷桂議奏河西七兒堡添設瀘甯一營臣委員查勘並據建昌鎮臣趙儒札指情形不獨城工旋修旋塌萬難垂久抑且兵糧輓運阻隔派累滋擾所設營制亦多種種未善得旨朕未看汝摺卽先批示查耶阿摺中矣此皆出於汝與黃廷桂不和彼卸督而留提汝尙不敢爲此奏必至伊來京汝始敢爲此奏

身華錄 卷五 五  
汝試思汝尙具人面貌乎查耶阿摺中朕尙疑出於宋虞凱輩之  
玩公營私觀此則係明出汝意矣汝若謂實因地勢如此不妨摺  
奏前來朕另差大臣一員前往相度若如汝所言朕必重處黃廷  
桂以爲妄生事端者戒如其不然汝亦不能免將此奏與查耶阿  
觀之

三月庚寅葬 世宗憲皇帝於 秦陵 孝敬憲皇后祔 上回

鑾○辛卯實授程元章刑部右侍郎○壬辰 上還京師○癸巳

世宗憲皇帝 孝敬憲皇后升祔 太廟○丙申諭給與僧道

度牒一事朕前後兩頒諭旨明切曉示翼督撫有司辦理妥協昨  
問及安徽巡撫趙國麟據伊奏稱有此一番激汰嗣後便可不必  
再給度牒等語朕不知趙國麟之意將以度牒爲多事滋擾而不  
必給耶抑謂釋道之教應行禁絕而嗣後無庸給發遂永不許人

爲僧道耶恐直省督撫未必能如是精明強固不動聲色遂使天下無一僧道也夫朕之酌復度牒本以僧道徒眾太繁賢愚溷雜其中多童稚孤貧父母親戚主張出家而非其所願者亦有託迹緇黃利其財產仍然蕩檢踰閑者甚至匪類作奸犯科不得已而薙髮道裝以避盤詰藏垢納污無所不至是以發給度牒令有所稽考亦如民間之有保甲不致藏奸貢監之有執照不容假冒果能奉行盡善則教律整飭而閭閻亦覺肅然豈欲繁爲法禁苦累方外之民耶夫釋道原爲異端然誦讀經書而罔顧行檢者其得罪聖賢視異端尤甚焉且如星象雜流及回回天主等教國家功令原未嘗槩行禁絕彼爲僧爲道亦不過營生之一術耳窮老孤獨多賴以存活其勸善戒惡化導愚頑亦不無小補帝王法天立道博愛無私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一不得其所僧道果能閉戶

焚修亦如隱逸之士迹山林於世教非有大害豈忍盡驅還俗使失業無依或致顛連以終世哉至於少年爲尼常恐心志未定別生事端故待年已老成始許披髻亦非盡絕其教也若云僧道多一人則盡力南畝少一人恐目今爲僧道者未必皆肯盡力南畝朕令直省督撫年終彙題卽欲徐徐辦理之意而並非謂目下盡行禁絕人之爲僧道也據趙國麟此奏誤會朕意恐他省督撫尙有似此者故再行申諭務體朕撫育羣生物各得所之意詳悉妥議徐徐辦理又前年以民間喜建寺廟而舊時寺廟傾圯者多特諭止許修葺舊寺舊廟近聞舊址重修者絕少聞有新建寺廟者地方官並不將朕諭旨宣布開導此亦奉行不謹怠忽從事之一端並諭令直省督撫知之○飭各直省增孤貧口糧遇閏加給○革廣西桂林臨江二廠雜稅○甲辰諭工部尙書涂天相在學

士裏行走俞兆晟乃降調革職之員朕以其曾在部中辦事之人故特加錄用乃二人一無建白惟以庸懦保位爲事大負朕擢用之意且年皆老邁著給以三品頂帶各回原籍工部尙書著趙宏恩補授○以顧琮協辦吏部尙書事○禮部議江南總督趙宏恩奏上下兩江士子分闈鄉試建造貢院各事宜應如所請得旨從前陝西甘肅奏請分闈考試經總理事務處議不准行安徽赴江甯應試旣不若湖南有洞庭之險並不若陝甘道路遼闊徒以增廣解額廷議遂加以應否分闈令該督撫議奏之語而趙宏恩等遂有分闈之請今部議准行明係九卿中江南人多而甘陝無人遂致事同而議異此風斷不可長這本著發回趙宏恩等不顧事理之當否遽議分闈殊屬不合著交部嚴察議奏其江甯安徽旣經增額分中則房考官應否酌添並見在貢院應如何拓展修理

俾士子得以從容考試著該督撫另行妥議具奏○乙巳廣西巡撫楊超曾參奏刑部左侍郎金鉷於廣西巡撫任內向蒼梧道黃岳牧私借銅務充公銀兩得旨革職交刑部審奏○戊申給事中畢誼奏請特赦史臣取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不論卷帙亦無拘忌諱日派二人各寫數幅進呈伏乞聽政之餘必賜披覽得旨朕在潛邸六經諸史皆嘗誦習自承大統劼毖萬幾少有餘閒未嘗不稽經讀禮今年練既逾畢誼所奏令諸臣日繕經史奏議理得施行在朕廣挹羣言可以因事監觀隨時觸發而覽諸臣所進亦可考驗其學識或召見講論則性情心術並因此可覘但畢誼所奏止及史臣而朕意科道職司獻替應令一體錄呈其規條應如何酌定並分日按班呈奏事宜著總理事務王大臣定議具奏○己酉程仁圻丁憂以帥念祖署西安布政使

由禮科給事中署

○庚戌總

理事務王大臣議奏歸化城蓋造新城去右衛僅二百餘里無庸添設將軍請將右衛將軍移駐新城止添副都統二員其右衛之副都統二員仍留原處亦歸併將軍管轄從之○辛亥諭朕因楊勲不勝川撫是以命伊來京而以王士俊代之旣而王士俊因事革職一時未得其人是以仍命彼前往臨行之際復諄諄告誡以吏治民生之故今自回任後並無悛改之心而玩視民瘼一味挾私於吏治民生毫無裨益大負朕擢用之恩著革職在川以己力保固瀘甯工程五年再行請旨四川巡撫著碩色調補陝西巡撫員缺著倉場侍郎崔紀署理○壬子諭朕卽位以來屢下求言之詔實冀科道諸臣各抒忠盡凡有見聞卽據實陳奏俾無壅蔽乃近見進言諸臣仍多揣摩迎合之習竟有悉屬浮言毫無實際如御史謝濟世所奏者據稱有罪復用之人如隆昇者國人皆曰不

可近來如隆昇者更多等語果如謝濟世所言伊身爲言官卽應指明事蹟實舉姓名不應爲此含糊之論又稱王士俊逮勘赦回頃聞清問及之議者以爲將來不藩司必臬司等語王士俊之罪彰明較著原無可復用之理前日朕問及者欲令其赴軍臺效力因其已經回籍故未降旨今謝濟世乃謂欲用爲藩臬不知何所見而爲此臆度之語又稱官員在任守制已奉特諭停止而近日督撫又漸次請行等語近來督撫並未有陳請官員在任守制者惟湖南辰永靖道李珣因承辦貴州軍糧在途遇有親喪曾經該撫高其倬題請暫留部議令其事竣回籍守制亦非寬在任守制也今謝濟世漸次請行之語又何所指乎又稱監生不准考職經九卿翰詹科道議准永行停止昨恩詔內有監生仍准考職一款夫考職者入仕之路也旣准捐監又准考職者是復開捐例之張

本等語貢監考授職銜原屬舊例蓋因州縣佐貳既不使用科甲又不便用吏員出身之人是以將貢監按年考職挨次補用從前候選人員壅滯尙可議停今既不開捐例若再永停考職則十數年後佐貳一官無人銓補今謝濟世乃以考職爲開捐張本夫考職與開捐有何關涉而爲此支離之語乎又謝濟世奏稱半年以來非無可言之事而無進言之人此臣之所以不能已於言等語夫半年以來既有可言之事謝濟世職司獻納何以不行陳奏且半年以來何嘗無進言之人豈謝濟世獨罔聞知乎乃稱因無進言之人而不能已於言則顯懷觀望之私且多詭譎之意前後語言誕妄支離本應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妄行瀆奏者戒但朕念切求言豈因一昏愚無知之謝濟世遂阻進言之路故寬免交部著嚴行申飭伊若以爲事有確據著將伊摺內所陳一一明白回奏

從來言官陋習相沿多由迎合若人主意爲綜覈臣工率刻意吹毛求疵巧避瞻徇之迹而置君德於不問若人主意在樂聞己過則又往往於朝廷之政事吏治之得失不一言及甚有臣工不能靖共羣僚或植黨援會不敢一指摘以連嫌避害爲事撻拾陳言以自沽能攻君心之名是其居心之陰巧乃國家之大蠹也朕孜孜求治常恐不及使偶有關失言官果能據實彈劾亦足爲用人鑑戒若徒勦襲膚詞則史冊具在儘足披覽何用伊等喋喋陳奏乎今觀謝濟世所奏多係揣摩迎合之意是以一一剖晰開示諸臣儻錯會朕意轉生畏蒞之念則又不知朕推誠布公之心者也著傳諭各科道知之○召鍾保來京調楊永斌爲湖北巡撫

撫調

○甲寅以王蕃署廣東巡撫

由山西布政使署

○召富德來京以尹會

一署河南巡撫

由兩淮鹽政署

○乙卯以劉統勲爲刑部左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起許容署山西布政使○丙辰命恩赦以前人犯情輕者均免  
通緝○是月湖南巡撫高其倬奏報湖南城步綏甯之兇穉蒲寅  
鳳老一等劫殺多案拒戕兵役今仍出山戕害民人攻卡拒傷弁  
兵不法已極見在設法剿懲以除此害得旨知道了此事汝於去  
年具奏時朕卽諭以持重得體爲要今旣釀成事端而不可中止  
切莫又欲苟且完局以圖了事而傷國體也

夏四月己未朔諭日來廷臣奏事甚稀得無謂天久不雨朕心憂  
惻恐重以煩朕以是爲愛君耶陽愆陰伏正宜君臣交儆勤思治  
道以仰邀 天鑒諸務尤當直陳不諱以踐畏 天憫民之實其  
咸喻朕意毋忽○壬戌禮部奏朝鮮國王咨請中江每年二八月  
閒貿易懇仍舊例遵行得旨朕前以臺站官兵每年二八月閒攜  
帶貨物前往中江與朝鮮貿易兵丁旣不諳貿易之事且不無需

索擾累誠恐遠人到邊守候羈遲殊多未便是以降旨令內地商民前往均平交易內地商民卽指附近臺站之百姓而言並非於京師關內另有派遣此朕體恤遠人之意也今該國王旣請仍如舊例著照所請仍循舊例與兵丁等按期交易可傳諭該國王知之○癸亥諭水利所關農功綦重雲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號雷鳴民無積蓄一遇荒歉米價騰貴較他省過數倍是水利一事尤不可不講也朕常籌慮會面詢大學士鄂爾泰據奏前任雲南凡可以疏濬處所已漸次興舉因廣西省產米甚多如可通舟卽能接濟會委開廣西剝隘地方至雲南屬廣西府河道雖已有頭緒猶恐未能深通再四川省亦產米之區滇屬尋甸州之牛欄江其下有車洪江流水可通川江若能開通川江舟楫可直抵嵩明州之河口亦會委員查勘因形勢險窄眾議難行時已進京遂爾

中止此外川河前經引導見有可達昭通者若由昭通次第開鑿或可通牛欄江亦大有裨益等語可將此情節寄字與尹繼善令其悉心籌畫無論通粵通川及本省河海凡係水利及凡有關於民食者皆當及時興修不時疏濬總期有備無患要須因地制宜事可謀成斷不應惜費如難奏效亦不必強作著並諭張允隨知之○甲子諭聞得江浙兩省民間輸納白糧較漕糧費用繁重甚屬艱難朕心深爲軫念諭令該部詳查具奏兩省歲運白糧二十二萬餘石太常寺光祿寺各賓館需用二千餘石王公官員俸米約需十五六萬石內務府禁城兵丁及太監食用等項需一萬石尙餘五萬石存倉等語朕思光祿寺等處所支原以供祭祀及賓館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應用白糧者可酌量減半以粳米抵給至賞給禁城兵丁及太監米石亦可將白糧裁減給以

粳米如此則每年所需白糧不過十萬石仍照常徵收起運其餘十二萬石著漕運總督會同該督撫酌行改徵漕糧其經費銀米俱照漕例徵收以紓民力至減除白糧數內應作何添放粳米之處戶部詳議具奏○諭朕前因蕭永等處屢遭水患應作何辦理爲久安百姓之計令該督撫總河等勘明妥議嗣據該督撫等奏請疏濬毛城鋪迤下一帶河道經徐蕭睢宿靈虹等州縣下至泗州之安河陡門紆回曲折六百餘里以達於洪澤湖復出清口仍與黃會已經該部議行隨據淮揚京員夏之芳等聯名陳奏以爲未便朕以爲該員等生長淮揚所奏毛城鋪引河不便開通之處果有所見亦未可定此事關係重大是以復降諭旨令總河會同該督撫悉心籌畫不可固執己見亦不可徇人言務期於運道民生萬全無弊今據高斌趙宏恩來京進呈河圖面奏情事乃知

夏之芳等所奏俱非見在情形據夏之芳等稱毛城鋪減水壩原因徐州一帶兩岸山勢夾束河水屢屢爲患是以前河臣靳輔於康熙十七年題明建設減下之水使歸洪湖以助清刷黃六十年來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等語但見今毛城鋪濬河乃因毛城鋪壩以下舊有之河身淤阻量加挑浚使水有所歸並非開鑿毛城鋪之壩也乃夏之芳等妄行添入開毛城鋪之一語使朕亦不能無疑會屢次批示高斌不可固執已見而王大臣遂亦不能定此案淮揚百姓因夏之芳倡議於京遂浮論百出而莫可止遏今據高斌趙宏恩來京奏稱乃舊有之河並非昔無而今始開通況減下之水紆回曲折六百餘里經由楊疇等五湖爲之停蓄一入湖邊卽已激清從無挾沙入洪湖之患亦無洪湖不能容納之處又豈如夏之芳等所言危高堰而妨淮揚之民生運道乎朕披閱

河圖毛城鋪口門外近年以來刷深支河十餘道前經高斌奏明  
見將毛城鋪上游洩黃近溜支河全行堵閉惟留旁流之郭家口  
支河一道與下游倒勾水之定國寺支河一道相機分洩不令過  
多則將來毛城鋪所洩之水較之從前尙爲減去大半豈從前多  
洩之水不爲淮揚之害而此後少洩之水轉爲淮揚之患乎況今  
高斌等議於毛城鋪口門中間築亂石滾壩俾無衝深奪溜之虞  
則引河之水勢自不至奔湍迅疾從來洪湖之水蓄以濟運刷黃  
水少則淮弱黃強水多則高堰可虞數年以來湖水微弱黃水每  
致倒灌入運今清口見議疏濬寬深則清水暢流無阻正慮清水  
暢洩有傷全湖元氣今如所議毛城鋪洩下之水則足以助清刷  
黃而清水不患其弱且高家堰一隄 聖祖 世宗屢發帑金修  
築堅固足爲淮揚保障而天然一壩又經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

九卿定議非遇異漲不得輕開則淮揚州縣之水患自由此可免  
此見今毛城鋪引河之應行開濬情形也朕令高斌趙宏恩公同  
總理事務王大臣與夏之芳等悉心講論而夏之芳等身未親歷  
其地徒以惑於浮言復固執偏見及王大臣等略爲辨論卽多遁  
詞其原無定見可知矣今日忽據御史甄之璜鍾衡抗疏陳奏甄  
之璜奏稱毛城鋪開河淮揚百萬之眾憂慮恐惶因致直隸地方  
雨澤愆期等語夫淮揚與直隸相隔數千里直隸之亢旱與毛城  
鋪引河何涉而乃爲此支離誕妄之語鍾衡條奏二摺皆係毫無  
裨益之事將毛城鋪一案牽引敘入尤屬巧詐河防重務必須明  
白指陳尤須詳細斟酌固不可偏執己見又豈可曲徇人言從前  
邵基晏斯盛等所奏尙不過狃於眾論拘於識見而畢誼之奏亦  
止論眾議紛紜原未指陳可否今甄之璜鍾衡並未親歷河工確

知河務且非淮揚本籍乃毅然奏請停止明係受人指使爲先入之言挾黨營私豈爲公論從來地方重務每妄生議論動有阻撓乃明季相沿之陋習此風斷不可長甄之璜鍾衡著革職交部嚴審定擬具奏夏之芳等旣以冒昧之識阻撓河務於前又以巧詐之私希冀掩過於後此並非尋常奏對不實者比著交部嚴察議奏毛城鋪斷自朕見事屬應行著照九卿原議令總督慶復會同高斌確估定議具奏並將見在辦理情形有利無害之處曉諭淮揚士民知之○以早命刑部清理庶獄○乙丑諭從來國家廣開言路原期明目達聰集思廣益以有裨國是也無如人心不古率多觀望揣摩如不導之使言則緘默苟容以保祿位若屢下求言之詔則又或勦襲膚詞以博能攻君心之名甚至結黨植援欲阻撓公事以遂其私若不加懲創則經理庶務每致眾議紛紜羣言

淆亂鮮不至僨事而傷道者此明季之陋習不可不防其漸也比  
來如河南鄭州一案孫嘉淦富德吳應棻等各持意見周琬一案  
都察院與鄂善互相攻訐今毛城鋪一事又復眾論參差若踵此  
而行徒有妨於國體毫無益於公事且毛城鋪一案高斌趙宏恩  
來京面陳情形甚爲詳晰朕命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面詢夏之芳  
俱係遁詞伊等見事不能行又有甄之璜鍾衡爲之陳奏其指使  
朋比更屬顯然而雅爾哈善援引漢文帝唐太宗故事欲寬其處  
分夫甄之璜鍾衡所奏並非規諫朕躬之失也國政所關不容擾  
亂是以治其阻撓之罪此乃進退賞罰之大要豈可避有妨言路  
之嫌而置是非於不問乎雅爾哈善所奏甚屬錯謬因伊尙係拘  
於識見而非由於請託故從寬免其議處王大臣等可嚴行申飭  
並將朕旨曉諭總之言路不可不開而公私不可不辨如果朕躬

某事未當能直言其失朕必樂於聽受諸王大臣某事有誤能直指其非朕亦必爲之獎許若無稽之言弗詢之謀旣古聖人所不聽不用而懷私挾詐希圖涸淆政務尤當懲一儆百此並非阻塞言路也科道諸臣中有誠心爲國者必不因一二人所言不當致罹處分遂阻其直言敢諫之氣自當更有嘉謨嘉猷以圖入告其觀望迎合之輩或因此有所悚惕而不敢進言是本無忠愛之誠無非爲身名之計卽使進言其所進之言亦槩可想見曾何足以匡君德而輔政務乎朕萬幾在握中有定見必不因拘墟之見而有所淆惑也○丙寅 世宗憲皇帝齊妃薨駕至五龍亭殯所奠酒○戊辰命侍衛永興往河南松福往山東查勘旱災○刑部遵旨審覆廣西巡撫金鉷用印票借支蒼梧道庫銅務充公銀一案應請照例枷責得旨前因楊超曾參奏金鉷借用充公銀兩一摺

內稱金鉞在廣西巡撫任內各項錢糧收支不清者甚多容臣陸續查參等語朕意其必有貪劣實蹟是以交部嚴察議奏後楊超曾查參到來皆係瑣屑無關重輕之事則金鉞尙無劣蹟可知今覽刑部所審此案原非正項錢糧且金鉞用印文支借而黃岳牧用印冊申報亦非暗相侵蝕可比部議金鉞枷責之處著寬免所借銀兩亦不必著追黃岳牧俟到京後該部帶領引見另降諭旨○己巳總理事務王大臣遵旨會議一議清口前據夏之芳等奏稱疏濬清口臣等以清口狹隘湖流勢緩難以敵黃議令總河高斌會同該督撫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嗣據巡撫邵基奏稱河臣籌議清口之處與臣意見相同今據趙宏恩高斌奏稱清口會黃東注入海全資洪澤湖蓄洩得宜其尾閘之山圩天然南北二壩非遇異漲斷不輕開俾全湖之水蓄聚有力暢出清口至冬春湖水

微弱每逢東北大風則黃水灌入應籌抵禦之策查寓賑於工案內開挑七道引河之三汊河今議再加寬深俾水道通利雖遇洄寒水微之候亦得引流暢出抵禦黃流但清口固宜暢流而亦不可過洩應於霜降水落之後將清口西壩增長一二十丈以資收蓄至伏秋清水盛漲將清口東壩酌量開寬一二十丈則清黃足以相抵而蓄洩俱爲得宜查清口之水所以刷黃濟運河臣與督撫諸臣籌議挑濬清口引河俾暢流無阻並蓄洩機宜所見既屬相同應悉照河臣所奏行一議運河前據御史常祿奏淮揚運河日久淤淺請大加挑濬嗣經河臣議於天妃正越兩閘之間各建草壩三座再建正石閘二座越河石閘二座又於閘尾各建草壩三座重重關鎖層層收蓄將運河淤淺之處一律估挑幫築隄岸經九卿議准請俟運河大工告竣之後再令總河會同督撫相度

次第酌辦亦應照原議行以上各條臣等公同總河高斌尙書趙  
宏恩悉心籌議事關重大仰祈 聖鑒訓示再請敕下九卿公同  
覆議施行得旨此事朕已洞悉原委王大臣與高斌趙宏恩所議  
俱屬合宜不必再交九卿著依議速行○裁貴州清平等二十三  
處驛站○免福建閩縣侯官二縣缺額銀米○庚午諭朕因天時  
亢旱齋戒虔禱憂惕靡甯亦惟引爲朕躬之責未當委之臣下在  
九卿大臣等旣膺簡畀重任自當仰體朕心共矢寅恭以邀天鑒  
原不待朕之訓飭也今覽春山奏請自內閣部院各大臣及翰林  
院科道郎中等官除照常辦事外俱各輪班赴 壇祈禱至夜則  
於各衙門齋宿等語朕思諸臣祈禱齋宿亦止奉爲具文詎能昭  
格而庶官人數甚多儻有一二人其心以爲不便而出於勉強則  
慢褻尤甚春山所奏無益且未悉朕不諉責臣下之意特曉諭廷

臣知之○以張照爲內閣學士

原任刑部尚書

○辛未諭各省督撫題補

人員因格於部例而要地需人遂許其摺奏允從所請以致違例  
升用者頗多在各省督撫出於國家爲人材起見者豈無其人而  
因許摺奏遂於其中或同鄉或世誼或世誼之同鄉違例奏請補  
用者實繁有徒矣夫朝廷之官階豈可爲私門之桃李嗣後督撫  
摺奏補用人員者著於摺內聲明本人科分籍貫以憑朕酌奪焉  
○准包衣佐領管領與八旗聯姻○癸酉諭昔年 皇考軫念部  
務繁多之尙書侍郎 特恩加賜雙俸並令遇有罰俸處分免罰  
加賜之恩俸此格外之曠典也上年朕將在京文員俸銀槩加一  
倍大小均霑雖名恩俸其實卽正俸也若遇處分時亦照從前部  
堂之例不罰加增之俸是在京文員竟無罰俸之事何以示懲且  
與武員事不畫一未免偏枯勢不可行嗣後大小京員遇有罰俸

案件將本身應得俸銀按年按月計算不必分別扣除○諭王大  
臣等蘇州巡撫邵基在上書房行走數年資性聰明頗曉世務朕  
深知其爲人料伊亦必知朕之用人理政多能照察自當小心奉  
公恪守繩墨不敢稍有踰越則封疆重寄尙可勝任此朕簡用邵  
基之本意也乃自伊到任以來所辦事件尙未見何如而題補官  
員一節則不能無私如臬司戴永椿知府王喬林石杰知州褚鞠  
書皆其同鄉道員李梅賓盧見曾皆其同年今又具摺將革職通  
判王廷熙署直隸通州知州通州知州張桐請署淮安府知府查  
王廷熙又係伊之同鄉而張桐卽大學士張廷玉之姪也夫督撫  
薦舉人材乃封疆第一要務卽循例保題者尙當稍避嫌疑況越  
格逾例題升題補而可任意行之乎觀邵基意中竟以朕之待彼  
深信不疑而爲此舉動不知檢束是朕知邵基而邵基竟不知朕

矣若踵此而行將來必致大負朕恩爾等可傳旨嚴行申飭嗣後當洗心滌慮痛自悛改毋蹈前轍自取罪愆○甲戌祀天於

圖丘恭奉世宗憲皇帝配享○乙亥諭禮部奏本月十六日恭

奉世宗憲皇帝配享圖丘禮成甘霖正沛仰見皇上至孝

至敬之誠感格天心其應如響自後可望雨澤時行今禁屠祈禱將近彌月可否謝雨之處具奏請旨等語昨朕恭奉皇考配享

圖丘辰刻雖經得雨尙未霑足且昨晚今早仍復多風如我君臣遽以得雨爲昭格天心朕衷實爲抱愧吾誰欺欺天乎卽爾等王大臣亦不當如此存心如此陳奏也但禁止屠宰已將彌月物價漸至騰貴民間多有未便其僧道誦經原屬儀文亦非切務著照禮部所請停止至於朕在齋居躬行減膳虔誠祈禱自不敢稍減於前况朕廩念農功爲民請命當該部未經求雨之時早已積

誠於中無時有閒惟 上天鑒此忱悃朕亦不以此宣示臣民也該部所奏謝雨之禮且不必行應俟霖雨旣渥之後再竭誠仰答

神貺○丙子諭傅爾丹陳泰岳鍾琪貽誤軍機罪無可貸我

皇考念傅爾丹陳泰祖父俱有功勲而岳鍾琪從前亦曾效力是以未將伊等正法朕仰體 皇考聖心將來秋審時亦必不行句決但前此用兵之際不便遽行釋放今軍務已竣朕矜恤之意不忍使之久繫囹圄俱著寬釋令其自愧○以畿輔缺雨免直隸今年額賦○丁丑諭允祇允禔前因獲罪削爵圈禁論其獲罪原委並無屈抑之處但朕念伊等爲天潢一派自加恩寬釋以來亦皆深知前非自悔自艾安分家居未嘗生事今復加恩賜給伊等公爾空銜不必食俸仍令在家居住其各安靜守法以副朕篤厚宗支之意○諭朕前因御史夏之芳等陳奏毛城鋪之事惑於浮言

復固執偏見王大臣等正在考訂間而御史甄之璜鍾衡復爲陳奏顯有指使附和阻撓公事之意是以將甄之璜鍾衡革職交部嚴審夏之芳等交部嚴察議奏蓋國政所關不容紊亂若以私意阻撓則害理而傷治此風斷不可長並非以言官所言稍有不當而卽加以處分也今朕思伊等固有應得之處分但恐識見卑陋之人謂朕加罪言官或畏蕙觀望卽確有見聞亦緘默不言則大非朕求言之本意矣甄之璜鍾衡從寬免其治罪著降三級仍留御史之任夏之芳等以淮揚之人言河工之事雖所言失實而情尙可原著一併免其議處○諭王奕清爲伊父大學士王揆求請卹典情詞懇切王揆當日不能深知 皇祖默定儲位之聖心冒昧瀆奏固屬不合但伊身居政府爲國本起見尙屬分所應言今朕垂念舊臣加恩宥過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

免雲南乾隆元年帶徵秋糧○庚辰武都等族番民改土歸流○  
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覆據定邊左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貝勒青  
滾雜卜報三月初十日噶爾丹策零遣人送還去秋被掠津巴鄂  
羅斯且有致車臣汗等書書中所言仍欲得阿爾台似應覆與一  
書等語臣等觀準夷此舉大有窮蹙向化之意但阿爾台斷不可  
與前此敕書業已詳備毋庸再給應令額駙策凌作書答之臣等  
恭擬呈覽從之擬書曰固倫額駙策凌致書準噶爾台吉今年四  
月津巴來得台吉書云我欲取阿爾台台吉尙未曉 大皇帝之  
意我果有取阿爾台之心大兵豈肯盡撤我撤大兵卽可知 大  
皇帝之意矣阿爾台乃天定交界爾父渾台吉時阿爾台以南原  
無厄魯特游牧自滅噶爾丹博什克圖以來我等建城駐兵其地  
眾所共知其不令爾游牧者原欲以阿爾台爲閒地兩不相取彼

此隔遠庶永相和好不起爭端耳今台吉反云難以相讓給試思阿爾台果係誰地誰能讓給 大皇帝據理諭爾剖斷甚明台吉尙爾飾說是不願息眾生也論說滋多空勞往返總之阿爾台可以給爾與否台吉宜再詳思不可偏執利己之見也又謂偏處則有害我等游牧彼此相持誰受其害尙在未定 大皇帝洞鑒留作隙地正欲廣教安民耳台吉若欲如前者首禍興兵是勞苦眾生皆爾之故於我無涉也來書又言興兵構怨遠亦可至我 大皇帝諭令分畫疆界原欲爾我自息兵爾誠遵旨定議我兵必不爲禍始亦不復向科布多居住儻爾復造釁端我惟坐待其來並不煩內地兵惟盡我喀爾喀之力上報 主恩孰是孰非孰好生孰不好生自有天鑒我部惟體 大皇帝仁育之心防邊居守弗爲禍始勞苦士馬而已台吉其知之又謂我卡倫逼近阿爾台

故爾生疑擒此二人自今卡倫宜向內撤按我等見在卡倫乃  
聖祖仁皇帝時設立至今並未外移卽議定地界卡倫豈可不立  
今欲令我內撤是強以難行之事也又謂毋近阿爾台游牧或致  
生事台吉果遵 大皇帝諭旨止議定界於理甚合於爾亦無甚  
難行今反言生事是猶意在興兵也惟末云當告知邵院大臣奏  
聞 大皇帝以廣黃教以安眾生知台吉雖多飾詞仍意在求和  
耳我已舉大略奏聞欽奉 大皇帝諭旨噶爾丹策零遣吹納木  
喀來時諸事俱經降旨曉諭何彼尙未深悉朕意彼旣行文於爾  
爾可再以朕諭曉諭之書至台吉其詳審是非利害遣使達誠如  
爾難於遣使我當代奏令爾使赴京共成和好若仍牽率借端於  
事何益○癸未諭朕查閩省澎湖地方係海中孤島並無田地可  
耕附島居民咸置小艇捕魚以餬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勢霸占

立爲獨行每年得規禮一千二百兩及許良彬到任後遂將此項奏請歸公以爲提督衙門公事之用每年交納率以爲常行家任意苛求漁人多受剝削頗爲沿海窮民之累著總督郝玉麟宣朕諭旨永行禁革其見在捕魚船隻飭令該地方官照例編號稽查辦理此項陋規旣裁若水師提督衙門有公用必不可少之處著郝玉麟將別項銀兩酌撥數百金補之○丁亥除廣東雲南雜稅○是月刑部左侍郎劉統勳奏浙省海塘工程惟朱軾所建五百丈至今堅固其餘舊塘俱難經久至於堵築尖山開空引河費用浩繁成功難必此督臣嵇曾筠所以專主建築魚鱗大石塘之議也我皇上不惜百萬帑金以衛浙民田廬今歲北岸海沙漸漲南岸江溜漸通可望成功海甯城南石塘五百丈見已完竣密鐵長椿平鋪巨石灌以米汁灰漿釦以鐵釘鐵錫後來工程若始終

如一可保永遠無慮查向來保固之法於塘外籤椿石層累而上作爲坡陀之形名爲坦水此項工程在今日有不得不修之勢計海塘與河工形勢迥不相侔河工有應築應開應濬之不同卽有不得不築必不可築之異海塘之內皆屬寸土寸金之地一有衝決民命攸關且鹵水一入數年之內必致顆粒無收旣議築塘捍禦自不容有兩歧之議此實在情形也得旨知道了久而悉其情形再久而識其作法原不可以欲速者也

五月戊子朔減山西太谷等十一州縣屯田額賦○己丑諭朕聞福建丁銀一項雍正二年經原任巡撫黃國材請照各省之例就田勻派每田糧一兩勻丁銀一錢至二錢不等通省頗以爲便獨有龍巖州屬之甯洋縣福甯府之壽甯縣因地糧少而丁額重若照勻入地畝之例則有田之家卽成加賦勢有難行止得仍循其

舊查通省丁銀中則不過二錢而甯壽二邑每丁徵至四錢二三錢不等民力未免艱難朕愛養黎元欲其均霑膏澤不忍令其竭蹶於輸將著將二縣丁銀照中則每丁徵收二錢其餘盡行寬免○辛卯賜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壬辰諭翰林乃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制誥文章之選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詞采可觀者固不乏人而淺陋荒疏者亦不少非朕親加考試無以鼓勵其讀書向學之心自少詹讀講學士以下編修檢討以上滿漢各官著於本月初七日齊赴乾清宮候朕出題親試儻有稱病託詞者著另行具奏朕必加以處分考試之日著乾清門侍衛察視○癸巳命京城四鄉設廠平糶○予故刑部侍郎銜兼禮部右侍郎事王蘭生祭○甲午赦發遣人犯妻子回籍○丙申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米有餘以應緩

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餘必先去其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者則莫如燒酒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爲快無裨於喪祭賓客老病之用而適以啓譴譴胥鬪之媒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離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而耗米穀也較他酒爲甚往者 皇祖 皇考屢嚴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必待眾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約及薄有收穫仍然公行無忌夫與其禁於已飢之後節省於臨時孰若禁於未飢之先積儲於平日今卽一州一邑而計之歲耗穀米少者萬餘石多者數萬石不等則禁止之後通計五省所存之穀已千餘萬石矣雖有穀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貧乏而所存之穀自在民間可以通融接濟較之無米之炊不啻霄壤矣况遇歲稔豐收穀必甚賤貧民之生計益饒家有蓋藏之效未必不由於此而

無識之人或以造酒之家不免失業爲慮不知壟斷市利率由黠  
悍之富民因其貲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並非貧民無力者  
之生業也是禁之則貧民裕養生之資不禁則富民獲漁利之益  
其間得失利害較然可覩朕籌之已熟北五省燒鍋一事當永行  
嚴禁無可疑者至於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之官吏如何從重治  
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卿卽行定議具奏  
○戊戌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陳大受等三員爲一等餘升黜  
留館有差○准本年新進士條奏地方利弊○庚子諭向來 列  
祖實錄聖訓告成之後皆藏之金匱石室廷臣罕得見者朕思  
列祖聖訓謨烈昭垂不獨貽謀於子孫亦且示訓於臣庶自應刊  
刻頒示俾人人知所法守今朕次第敬覽 皇祖 皇考五朝實  
錄聖訓應將閱過之 聖訓陸續交與武英殿敬謹刊刻○諭農

桑爲致治之本我 皇祖嘗繪耕織圖以示勸農德意 皇考屢

下勸農之詔親耕藉田率先天下所以敦本計而重田功意至厚

也朕思爲耒耜教樹藝皆始於上古其播種之方耕耨之節與夫

備早驅蝗之術散見經籍說各有取宜薈萃成書頒布中外著南

書房武英殿翰林編纂農書進御○丁未諭朕自幼齡仰蒙 皇

祖慈愛撫育宮中又命 太妃皇貴妃 太妃貴妃提攜看視

兩太妃仰體 皇祖聖心恩勤備極周至朕心感念不忘意欲爲

兩太妃千秋之後另建園寢令王大臣稽查舊例王大臣奏稱

古有另建園寢之制今若舉行於典禮允協朕奏聞 皇太后欽

奉 懿旨允行可傳諭該部於 景陵稍後附近處敬謹相度擇

地營造其規制稍加展拓以昭朕敬禮之意○己酉以鍾保署工

部左侍郎

原任湖北巡撫

○庚戌諭滿洲進士選授庶常向例俱學習漢

書去年因徐元夢條奏滿庶吉士復令分習清書朕思滿語係滿洲自幼所習止須漢文通順人人皆能繙譯且授職之後自可令辦繙譯清文亦不致荒廢何必於選館時專令學習乎嗣後滿洲庶吉士習清書之例著停止○辛亥祭地於方澤恭奉世宗憲皇帝配享○命各關遇歉歲免收米稅○除廣東開建恩平二縣米稅○乙卯除湖南雜稅○丁巳諭在京八旗文武各官遇有親喪例於持服百日之後卽入署辦事原以旗員人少若令離任守制恐致誤公而伊等在二十七月之內仍各於私居持服以自盡其心惟是朝會祭祀之期或有執事或有陪祀之處仍俱一體行走未加分別俾盡孝思嗣後在京旗員有親喪者二十七月之內凡遇朝會祭祀之禮應一槩免其行走

六月己未 上念農桑爲國家本務命直省疆吏倣周禮遂師之

制州縣量設熟諳農務者董勸○上御養心殿召入九卿等諭  
曰我 皇考當年時時召見九卿面加訓諭諄切周詳實望在廷  
諸臣共矢公忠勉爲皋夔稷契以勤至治且欲使上下交而志同  
太和之氣充盈於朝宇也無如聽受者多領會者少竟有親承  
聖諭而出茫然不知所謂者聞有巧僞之人妄逞胸臆以爲 聖  
訓如此 聖意別有所在似此私心揣度其間毫釐千里之謬更  
不可言矣我 皇考深悉此弊是以雍正八九年以後召見諸臣  
不似從前之密此朕當時所熟聞而習見者假使諸臣祇受 聖  
訓之時心領神會身體力行則皋夔稷契何難再見於今朕臨御  
以來日與總理事務王大臣辦理一切機務亦非疏遠九卿大臣  
也以國家政治自有應密而不可槩以宣示眾人者如召對九卿  
而九卿中有啓心沃心以裨益政教者豈不盡善使九卿而尙待

朕之訓誨則縱極反復丁寧豈能有加於皇考聖訓之外至於勸勉之意既殷則訓飭之言必切又恐諸臣以爲督責太過非待大臣之體年來言路諸臣頗有以頻接大臣爲請者是不知朕心者也但爾等既置身朝列卽係朕之股肱心膂但當視國事爲已事休戚相關大者在匡維君德次則於國計民生及本身職業之要務早作夜思一有所見卽據實入告毫無欺隱方爲無忝厥職今觀九卿中能副朕之期望者甚屬寥寥卽如春夏以來直隸山東雨澤愆期朕宵旰焦勞無一時之或釋而九卿中以此爲念者不過十之一二雖應行經理之事朕已與總理事務王大臣多方豫籌次第布置然此乃民命所關至爲重大九卿多人豈無有應奏之事豈無有欲陳之言何以科道小臣尙有一二建白者而九卿反緘默不語竟似置身局外耶韓愈詩有云中朝大官老於事

詎肯感激徒媿媿古今如出一轍矣夫君臣之間必誠意通達始能感召太和若稍有間隔卽於和氣有乖方今致旱之故未必不由於此朕爲此言非欲委過於臣下也無非欲我君臣誠意交孚一心一德盡化觀望迎合之習悉屏偏徇固執之私耳卽如燒鍋一事朕已降旨嚴禁而孫嘉淦摺奏以爲有不便於民之處朕復降旨令九卿毋得曲從朕旨迴護孫嘉淦再行詳確定議夫以已經降旨之事朕尙不難收回成命爾等九卿又何所用其瞻顧耶九卿於朕躬尙且不必瞻顧則於同朝寮友更何所用其依違耶如果各有所見不能強同何妨兩議三議以待朕之裁定總之大臣任事以和衷爲貴而和必出於公斷未有公而不和者蓋是非曲直本有一定若有意周旋則求合於此必有拂於彼到處皆成掣肘豈非自貽伊戚乎若果能一秉至公卽意見偶有不同而事

理總歸至當雖有不和之迹而心本無他此聖人所謂和而不同者也九卿等受朝廷簡畀之隆爲國家所倚賴當竭誠矢公以古大臣事君之道厚自期待不可安於苟且其於寮案之中善則相勸過則相規互相砥礪以篤同舟之誼如此則事君交友兩無所歉將見政治清明太和洋溢不負我 皇考多年教養之深恩朕於爾等實有厚望焉○壬戌裁廣西雜稅○甲子命設明惠帝神牌於明太祖神牌之次○乙丑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議奏禁止燒鍋事得旨禁止燒鍋一事爾等九卿兩議具奏其大旨皆以燒鍋當禁朕前所降諭旨爲是而以孫嘉淦陳奏爲非夫泛論燒鍋當禁卽不宜開禁則固朕旨是而孫嘉淦之言非亦無庸朕之頒發是旨矣何則久經禁止而未開之事復何用更張耶朕以法久不行視爲虛文故欲嚴禁以重穀而孫嘉淦則以爲難行嚴禁不

能積穀而反於民間不無紛擾滋弊是兩說不可並行者也今觀  
王大臣所議尙不無迴護朕旨之處殊非朕虛衷求言期於利用  
厚生之意卽如一議內稱燒酒之害最甚本宜嚴禁但加重本犯  
之罪條嚴定官吏之處分恐小民無知犯法吏胥緣以爲奸於民  
情有所未便應照從前已行之成法爲之懲治等語一議內稱燒  
鍋本犯仍照舊例治罪應將官員處分分別定例其已經造成之  
燒酒仍准其售賣等語據此則禁止仍屬虛文但嚴官吏之處分  
而本犯之治罪如舊則造酒之人旣無所畏憚而官員或轉以干  
涉考成多方迴護仍於禁約無益况造成之酒仍准售賣則奸民  
私造者皆以沽賣陳酒藉口遷延歲月雖禁猶不禁也何用王大  
臣之兩議爲哉若能直指利弊或欲行嚴禁燒鍋則必詳議查察  
之法以爲端本澈源之論若以爲比戶搜查轉形滋擾則朕旨可

以收回如此兩議朕自然就其中酌一是者而行之斷不固執己見也今兩議名爲兩而實則一不過向來如是禁止今則添一官員處分耳試思於嚴禁燒鍋以裕米穀一節爲有益乎爲無益乎王大臣皆 皇考簡用之人不得爲是兩可遷就之論尙其詳酌事理或應行嚴禁或因事制宜必期於民生日用之閒有利無弊斯稱朕咨訪之意其各抒己見或一議或兩議皆可○丙寅諭朕聞各省出借倉穀於秋後還項時有每石加息穀一斗之例朕思借穀各有不同如地方本非歉歲止因春日青黃不接民間循例借領出陳易新則應照例加息若值歉收之年其乏食貧民國家方賑恤撫綏之不遑所有借領倉糧之人非平時貸穀者可比至秋後還倉時止應完納正穀不應令其加息將此永著爲例各省一體遵行○己巳裁湖北雜稅○免江南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

十二年未完民欠○命江西開爐鑄錢○庚午諭劉元燮奏李紱張坦麟二事朕實並未降旨亦未將旨收回而外邊遽爾傳說此風斷不可長伊有風聞言事之責此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此等妄行傳說不已將來嚇詐生事之弊皆從此出此向來南書房之陋習經 皇考十三年以來教訓殷勤此習已漸改革嗣後九卿及南書房翰林等務當小心恪遵凡有關係之事倍加慎密不可纖毫洩漏遇風影之談尤不可轉言傳播以惑眾聽如有仍蹈前轍者經朕訪聞或科道等官糾參必加嚴懲至於汪由敦陳辨一摺如伊果有其事雖強辨何益如實無干涉則不辨自明亦當靜聽乃朕甫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詢問劉元燮伊何由得知劉元燮奏中有伊名乎卽此已足見其耳目頗廣必招搖生事不安分之人也著革去內閣學士在侍讀學士上效力行走○刑部左侍

郎劉統勳奏新任督撫提鎮往往奏請隨帶人員以備委用在封疆大吏平日親知灼見自應有幹練之才足收指臂之益惟先寄耳目於數人卽付腹心以要缺補用不循資格輿論指爲私交更相倣效滋弊多端嗣後請文員除河工效力武員除軍前效力外槩停其隨帶如本省本標人員不敷任用則奏請由部揀發若調任之後如屬員內果有才能出眾之人則據實保奏仰候 皇上諭部引見量才任使如此可以杜封疆大臣偏袒之陋習才能人員鑽營之故智似於政體官常均爲允當從之○辛未諭今年五月間山東雨少運河水淺以致糧艘不能銜尾而進沿途空淺起剝甚費經營而臨清以北更多阻滯朕細加訪察臨清以北全賴衛水合汶濟運而衛水發源於河南衛輝府至臨清五百餘里沿河居民往往私洩以爲灌溉之用每致運河水淺糧艘難行經前

任河臣靳輔題定每年於五月初一日盡堵渠口使衛水全歸運河以濟漕運此歷年遵行之成法也今因日久法弛衛水來源小民不無偷放之弊遂致運河水勢長落不常重運難於北上目前正當緊要之時所當稽查嚴禁者著北直南河總督速行辦理務使衛水涓滴不至旁洩糧運進行無阻若地方有司有視爲故套者卽行查參○是日京師雨○甲戌內閣學士圖理琛年老乞休允之○庚辰兩江總督慶復奏參刑部侍郎俞兆岳在江西巡撫任內巧取派捐受餽各款得旨革職命岳濬查奏○辛巳調程元章爲吏部右侍郎王鈞爲刑部右侍郎王紘爲工部左侍郎以方苞爲禮部左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癸未以凌如煥爲內閣學士原任內閣學士○乙酉以張坦麟署安慶按察使由內閣學士署○是月署陝西巡撫崔紀奏農事以水利爲要陝屬地方農民待澤於天遇旱卽束手無

策晉省蒲屬五邑及陝省富平蒲城二縣井利頗多擬更爲推廣除延安榆林二府邠鄜綏德三府所屬地土高厚不能鑿井外其餘西安同州鳳翔漢中四府並商乾興安三州可鑿之地甚多見在民間亦有行者今據各屬報到西安府屬可鑿井者共田三千一百餘頃同州府屬可鑿井者共田六百五十五頃乾州武功縣可鑿井者共一百十餘村落又漢中九屬渠水最盛半係稻田可鑿井者十分之二仰冀恩准將地丁耗羨銀兩借給無力貧民以資鑿井之費分三年清還開井之後並請免其以水田升科得旨此係極應行之美舉但須徐徐化導又必實力奉行方於民生有益朕自然不照水田升科也